

坚守自我比什么都重要

□ 韩青

我很认同伍尔夫的一个观点：坚守自我比什么都重要。假设，一个人什么都有了，名、利、权、啥也不缺了，可是就没了自己，这样的人，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。《圣经》有云：一个人要是失去了自我，即使拥有了全世界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诚如斯言。没有什么比坚守自我更重要了。

可是，尘世中有太多的人却不能做到这一点。他们或者随波逐流，或者阿谀奉承，或者步人后尘，或者损人利己，或者无恶不作，等等。就是说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真、善、美的东西逐渐减少甚至销声匿迹了，所谓自我，在他们眼里几乎一文不值，他们看重的，是物质，是享受，是对欲望的满足。这样的人，在他们的心中，几乎没什么定力可言，即使一棵花，一棵草，都会把他们的心给带走。他们不讲原则，底线随时都可以丢。

而要坚守住自我，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。《景德传灯录》中记载了道树禅师的

一件事。当年，他在寿州三峰山上修建了一座茅草庵住了下来，可是，没想到山上经常有野人出没，野人衣着破烂，言语诡异，甚是吓人。他的弟子们见了，对此深感疑惑，这样过了很多年，这些野人居然都不见了，弟子们都感到好奇，禅师解释说：“野人用各种伎俩来迷惑人，只要老僧我对其不见不闻，他们就奈何不了我。他们的伎俩总有用完的一天。我的‘不见不闻’只要坚持下去，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啊！”那些没有守住自我的人，要是有此定力，就没有坚守不住自我的。

而一个人要有如此定力，就必须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，知晓自己适合做什么。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诗“很有特色”，用的“都是诗家的语言”。我的一些文友看见后，就对我说，你赶紧写诗吧，你看看大文豪对你的诗歌都做出了这样高的评价，说明你的诗歌写得好。而我却没有写诗歌。因为，这

些年，我最喜欢写散文、随笔，诗歌几乎不再写了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：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，或者如姜白石所说‘世间小儿女’。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，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。这结果就淡。但是‘你不能改变我’，我就是这样，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。”如果汪先生没有这个认识，去写了别的文体的内容，那么他就没有现在的成就和名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，他的定力就有多深，成绩就有多好。

显然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，而把定力在什么内容上更重要。选项有两个：一个是真的、善、美的内容，一个是假、恶、丑的内容。当然，我们必须选择前者。台湾诗人纪弦就曾把自己的人格形象定在“一棵树”上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我也许开一些特别香的、白白的、小小的花，结几个红红的



果子，那是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的。但是我是不繁殖的，不繁殖的，我是一种例外。我也许徐徐地长高，比现在高些，和一般树差不多，不是一棵侏儒般矮小的树，也不是一棵参天的古木。我将永远不被移植到伊甸园里去，因为我是棵上帝所不喜欢的树。”显然，他把定力在这上面：为自己活着，不受制于他人和世俗，无视命运的捉弄，不求上帝的照顾，只愿活得我行我素、平凡简单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保证一个正确的、自在的甚至洒脱的自我。

可是，在坚守自我的道路上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其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不尽人意。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要丢了自我，就像一条溪流一样，如果断流，那么遥远的大海只能成为虚幻。

是的，只要自我在，远方就在，诗意就在，种种美好就在。这就像草木，只要它们的根在，蓬勃就在，生机就在，春天就在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点 滴

道理最大

□ 且庵

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“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：‘天下何物最大？’普熟思未答间，再问如前，普对曰：‘道理最大。’上屡称善。”

这里的太祖皇帝是赵匡胤，赵普就是那个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赵普，当时的宰相。

一问一答间，君臣二人都蛮叫人佩服的。

当着皇帝的面，被皇帝一再追问，赵普就是不肯说皇帝最大，倒有几两骨头。听了赵普的回答，赵匡胤没有不快活，反而连连叫好，说明他肚量也不小。

君临天下为皇帝，知道天下是道理最大，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没有道理大，这样的皇帝其实也是蛮大的。相反，以为天下唯朕最大，朕比道理大，或者朕就是道理，这样的皇帝就很小了，天下会看他很小，历史也会看他很小。

我忽然想起老舍《茶馆》里常四爷的一句话：“咱们老百姓盼啊，盼啊，就盼着谁都讲理！”谁都能和我们老百姓讲理，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讲理，多好呢。天下人心，其实也只服一个理，不服其他。

——摘自《党建文汇》



生命的第一功课

□ 游宇明

看过这样一幅漫画，内容是年轻的母亲等在家门前，四五岁的儿子甩开她的手，箭一般地飞向月夜归来的父亲，图下有言：“人生有两个方向很重要，一个是出门，一个是回家。”

这幅漫画有两个令人遐想的概念：出门、回家。人生需要“回家”。家是生命的驿站、心灵的港湾，是让我们休息、养伤、加油的地方，充满着无比的温馨，但在“回家”之前，先要出好“门”。你是小孩儿，长到五六岁，该上学了，是“出门”；你读完了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，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，走向社会寻一个职业，是“出门”；你事业稳定了，希望拥有一份缠绵的爱情，是“出门”；除了亲人、朋友，我们从小到大，都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这同样是“出门”……如果我们将回家看作是生命的抵达的话，出门则是带着梦想的出发。

当然，一个人也不能为出门而出门。你是学生，一方面要锤炼好品质，另一方面还要装点知识到肚子里；你是职场中人，应该做肯干事、能干事的人，让每一个接触你的人心生敬重；你正在恋爱，理当呵护、体贴自己所爱的人，珍惜彼此的感情；你是社会的一分子，要学会善待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，使别人知道你对他们怀有善意……方向对了，你的“出门”才会快乐，也才可以让在家里等着你的人放心。

最近读《曾国藩日记》，我发现一个事实：进北京之初，曾国藩天天满足于跟人聊天、吃饭，晚上睡得迟，白天起不来，待

人也硬里硬气，少有柔软。后来，他的朋友倭仁叮嘱他必须学会“研几”（讲究细节），另一个朋友陈岱云则提醒他要戒慢。曾国藩决定痛改前非，比如减少应酬，尽量做到早睡早起，比如压制自己的好利之心，比如主动跟与自己“有隙”的郑小珊和解……正因为讲究“出门”的方向，曾国藩后来才在开展洋务运动、平定太平天国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，成为晚清名臣，将一个“家”过得漂漂亮亮。

在方向的选择上，人生出门比一般的旅行出门复杂得多。旅行出门，向左还是向右，向上还是向下，只需要简单的经验，自己不清楚还可以问别人，如今更是简单，开启一下“百度地图”，点击步行导航，一切OK；但人生“出行”择定方向，除了需要判断力，还需要正确的价值观、严格的自我要求。不是吗？大家都觉得荒废时间不应该，但我们认识、不认识的人里总有些将时间当回事的；每个人都知道偷盗、吸毒被人瞧不起，然而，生活中老有人要去干这些为人不耻的事。判断力只会使一个人明了某件事的真相，正确的价值观、严格的自我要求才会让我们朝着正面的方向去努力。换句话说，旅游出门，我们选择方向是本能意义上的；人生出门，选择方向，则带着操守和智慧的血液了。

出好“门”是生命的第一功课，做好了这件事，我们的“回家”才是有意义的，我们的人生才有留下印迹的可能。

——摘自《湖南日报》

人 生

鞋子就此诞生

□ 薛业忠

人类原来是光着脚走路的，这是谁都知道的，但有一个人让人穿上了鞋子。

某个国王自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强大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天，国王去乡下玩耍，本来心情很不错的，但是乡下的路实在太难走了，还有一些荆棘把国王的脚扎破了。国王非常生气，叫来宰相，说：“我们这么强大的国家，难道就不能把所有的路都铺上东西吗？比如有的路可以铺上牛皮，有的路可以铺上锦缎，有些路哪怕铺上一些粗布也好走一些呀！你这个宰相呀，要多替我办一些实事，不要只是在我的面前做一些面子上的事情。”

宰相听了国王的话，哪敢怠慢，赶紧运筹国王交代的事情。可是一算账，不得了了。要是把全国所有的路铺上牛皮或锦缎，那要多少牛皮和锦缎呀？即使全部铺上粗布，花费的金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呀！宰相很忧愁，只能待在家里唉声叹气，茶饭不思。

宰相的一个家仆，看到宰相的愁眉苦脸相，就和宰相说：“大人呀，这问题很好解决，您何必忧愁呢？明天您上朝把我带上，让我给您解决这个难题吧！”宰相也是有病乱投医，第二天真的把家仆带到朝堂上。面对这个棘手问题，家仆大声地说：“大王呀，何必要把每一条路都铺上牛皮或锦缎或粗布呢？杀那么多牛不划算，用那么多锦缎也很可惜，农民穿个粗布衣服也不容易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只要用一小块牛皮就可以了，让裁缝按照大王的脚的样子，给贵脚做个套子包住不就行了？这样您走在路上就不会伤到脚了。”

国王听了宰相家仆的话，觉得这个主意好。立即找来裁缝，给自己制作了两只脚套子。穿上脚套子的国王，感到特别惬意。于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人们纷纷仿效国王，都在自己的脚上套上脚套子。这样，什么布鞋、皮鞋、棉鞋等各种样式的鞋子就逐渐地诞生了。

其实，改变这个世界就这么简单。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想法，就使某种新生事物诞生了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■ 赠稿邮箱：dtwbzj@163.com ■